

聖

奏議類上編六

古文辭類纂十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

唐初太史令傅奕請除釋教疏云自犧皇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之臣忠祚長年久之即神以此表以本

即傳乘上疏所請也中
書令蕭瑒以兵毀佛
法請寔裁刑瑒折之曰
蕭瑒非出宮乘乃遵先
父之教高祖將以來之會
信信而止

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
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
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
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
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
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
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
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冒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
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
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
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
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
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遘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
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然
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茱不
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8

韓退之禘祫議

○諸社議七十五封初身公占以合卒從王伯苦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於懿主于與聖廟中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慢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興聖廟者元皇帝廟也

劉友益曰報仇殺人者已
福之詳矣梁悅免死而
流固已異於張理張瑋
之事然亦未能研核其父
見報之由而愈之誠亦不

後及此也惜哉

最以敬獄之旨

者制有司者也。下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讓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讓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

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

歸命投誠思德德主
孤臣去國宜有是言獨
怪韓公初到貶所以即
勸人主以封禪貶節
貢使莫此為甚儲
同人乃謂燔柴鑿望

秩自古有之當謂玉
檢金泥為尚書所以不
載秦皇漢武妄志
求仙方當永以為戒
且韓公以鯁直竄逐
名垂千古相如之徒
何足慕也平生不喜
讀此文以此

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
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
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
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
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
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鱈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
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
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
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
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
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

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
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
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
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
不剛孽臣姦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
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
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
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甯順大宇之下
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
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
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
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
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此篇字之捷飛鳴之勢如龍淵之出秋禔在割能斷海峯以為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誠以未喻蓋此文之善退之而昭昭無疑也桐城派專為優游有

餘故於駭怪一路每不相入惜把守海峯緒論不以此等文為善此子厚頓王參元失火書永神繼因論等文所以不得入選也然桐葉封弟群亦且驚怪一路卻以為上選蓋以意思若含蓄而筆又善轉耳

言下了然如漢廷老吏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讐議。

海峯先生云子厚此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

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爾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古文辭類纂十六

奏議類上編七

古文辭類纂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人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

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

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畱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

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

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出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上殿論事宜切直
簡明此文雖寬博
有餘而簡質不足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鳥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

曩以其言決而少
實於其過况
後見何義門評云
此文依仿漢書禮
樂志然亦太尋費
矣乃知所見亦同

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
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
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
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
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
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
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
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
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
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
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
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
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

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
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遙求厥甯既定晉疆錢俶自歸
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有
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
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
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
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
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
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寬
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
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
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
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

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歎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

荒化二字刺目不立用

以上較於主德以下又論立國之道無不威於前世

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差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

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齋橐負以致其贊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唵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

此作者知朝廷將任以事
事均致意於論撰功恆

莫盛于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工女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免置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

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之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泃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世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

何義門曰亦嫌太繁
劉更生亦如此

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叢曰體言雖出于封禪美新諸家及佛柳道石雅序等門戶中未始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為諛悅淺制而忠盡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古文辭類纂十七

合河蕭氏
耐粹家韻

奏議類上編八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茅順甫云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 海峯
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
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
咸效其體

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

熙甯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

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
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司府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
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
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
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

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豪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違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

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
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
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
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
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
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
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
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
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
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
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
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

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
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
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
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
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
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
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
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
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
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
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

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于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

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

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

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

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

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

非臣愚之所識也蘇按此處有抵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

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

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

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當時責成郡

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

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竟守避宋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

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

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
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
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
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
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
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
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
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
必資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
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
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

甯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
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
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
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
之內何補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
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
凡所肇盡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
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與修便
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
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
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

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
 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注
 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
 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改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
 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
 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
 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
 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
 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鴨而欲以廢五
 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
 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

同書案唐宋士大夫
 建旌節分符竹者往
 以聲伎自隨後改
 之餘不廢歌謠以系
 坡以此直陳下情若
 今人車疏為此語
 則先得罪矣東
 坡有此見解後在
 密州日遂以空瓶臥
 齋公廚不爨形諸
 歌詠談公使錢減
 削入於烏臺詩案
 語言可不慎歟

生出梅本作別立

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
 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黜獎太甚歸傳蕭然則
 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
 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
 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
 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
 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
 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
 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
 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厯十四年應於賦斂之
 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
 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

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

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財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

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
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
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
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
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
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
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
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
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
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
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晉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
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
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
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
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
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
買也先期而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
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
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
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
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
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

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
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
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
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
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
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
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
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
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
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
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

之所以存亡屢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
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屢數之所以
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
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
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
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
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
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
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
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
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强于憲武矣銷兵而龐
勳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
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

蘓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疆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

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遠，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

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中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矜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

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

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
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
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
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
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
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
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
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
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
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
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
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
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

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
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藉于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憶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
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
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
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
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

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存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

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于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合河蕭氏
耐粹家訓

奏議類上編九

古文辭類纂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公赴徐州任過南都湯方

平於無金堂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相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

此云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
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
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
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抒
已去其以軍實禽獸為類
乃是存黃州戒殺後議論也
史云神宗於永樂事後恨
若無人，言又不可，又在內
呂若若在外，惟趙鼎言用兵
非如事耳，其度若高，
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
後若果先代方平，四方平上
之幸，安得忘之，却道畢秋
慨嘆凌波，通鑑亦未城
言若方平，宜言於於中
四年又執事，述呂公著，甚高
事於元祐六年，是亦居之，說
又方平乃金人，屢言同與溫公
而彈車書，授薛氏私法，作法
云義高嘉子，一皆非實也。

王文信曰周益公陸放公和益見秋筆疏草周二在凡先希有以藉口之徑難成於故手而書台必出於公石也何以老之云云陸云東坡此書自占日月爭先也道之為人不可論非是史稱神宗非抑日久摩臣畏其威嚴若此道說心其時也此書亦付他人其誰敢上安道犯顏極諫喜怒不測可謂置身事外乎周說亦不必此書既上字之皆安道意者自且已明載墓誌蓋公偶未憶及耳

云：使東坡以此稱而方平未上豈肯誣載之於墓誌且云石后感動乎史雖述神宗語惟稱呂公著趙鼎而不及方平容有遺漏要之當以墓誌為實惟托乃謂在黃時所進作試思東坡負感名軍思若作本詩女者屢滿戶外豈有憑空為子君馬者之詞乎人補作諫書者其不近理已屬野史又稱其議治不若如戒殺後口氣斯益安加揣測矣

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善用兵比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

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狂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

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厯之敗不及十

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于橫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膳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旌刃之下宛轉于刀心之間雖不珍之美必將投餼而不忍食而泥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

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
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
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
給久而未辨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
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
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
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
食而嘆至于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
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
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于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食
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
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
得過于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

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救于父母者故
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
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
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
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
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
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
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加迎其
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
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
過人未有能勇于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于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

以京東盜賊為甚列者
深末末後一段文氣
筆力真刻西漢矣

8

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
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
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
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橐而未及上也

茅順甫云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
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
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
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併竭則壘恥辱亡則齒寒而
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
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

項羽東歸不過以富
貴耀鄉人非必謂彭城
形勢在長安之上文人設
論與所不可

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
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
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
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
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
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
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
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欄木
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
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
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
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
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

即今之利國驛通郡
嶧之孔道也

此書既上不報公使以
利國監去備使治戶
者以其長為隊習格
刃而月校之統於官言
次年春賊何九郎等
果謀劫利國監公言
驗矣

即近來以礦丁槩賊
之法

公固志於謀國者然
此舉疑出治戶之
德惠耶為除鐵禁
也

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
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
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
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
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
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
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
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
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
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
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
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
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

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
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
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乃槩教之擊刺每月
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
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人為除近日之禁使鐵
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茲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
雖險固而樓櫓傲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
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
也嘗屯于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于南京異時轉運使
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
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

此書元帝元年十月
所行也是年二月以河
患南退改築徐州外
小城為黃樓於城上九
月大會樂以陪之乃工
省議而公若欲募民百
人採石於城下金湯之
固名臣行事不自滿
是以此可以為法

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
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
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
山谷重阻為遁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
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
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財
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財難敵法重財致死
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
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
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送部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
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
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
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

官不取息力矯青苗
之弊

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
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
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
暖練熟技藝等策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
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
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
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
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
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
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
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
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
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

嘉疏云人情不能
不有過差宜而潤形
令少力者有所勸

以極元貴於新

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
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囚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
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
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
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
綱開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
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
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
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
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
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
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
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

此一事議取士用人實
亦所以防盜賊也其意
在籠取草澤英雄使
就牙職則不至失志而
爲盜魁

又案此書全以漢丞相
王嘉請重二千石疏爲
冒此段意思亦嘉疏
中意也嘉疏云今諸
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
豫言養食可成於青則
士赴難不愛其死惟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
明朝廷也以此書詳有
詳略而言則一

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
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
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
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
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
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
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
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
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
得士爲多黃霸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
邴吉出于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
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
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

元豐二年三月
公遣沂州人程崇往捕之
崇家富而有膽智其弟
岳坐法配桂州崇雖小人篤
於兄弟故使自致命公移
知湖州其年七月崇捕獲
妖賊郭先生等約實行
法見公与幸子厚書時
公謫黃州乞子厚特為
一言放免崇弟或與
一名目身枝鎮將之類
付京東監司驅使併捕

其才用者後過於崇云
即以此書收台豪傑以消盜
猾之意

合祭分祭千古聚訟今
則屢經釐定皆知合
祭為是矣觀長公此議
雖主分祭未嘗不知合
祭之正其中隱情亦以
宋世郊賓太盛每得難
省故為是苟且之說而佐
以強辨耳

題漏蘇子瞻三字

臣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
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
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
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
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
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
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
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
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
而課之鎖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
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
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
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

籠取也其餘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
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日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甯之後盜賊
蠡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
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以甚矣陛下縱能容之
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
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圖丘合祭六議劄子

時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僅八人劉安世曰臣等所
守皆先王之正統誠之議皆後世之便宜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
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
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圖丘合祭允
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
圖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

古者祭天特牲未嘗以百神位祀賦言失之

園丘方澤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為一祭則但言郊是矣疏云經不于地序知其因此二祭亦不切其言之其古世也

昊天有成命惟于天高山其命惟新云爾並非專頌天之功德而不可移以祀地也

至合祭者止有周頌一證也且亮不足據則合祭之背古神可知

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園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

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

王莽禘事元后同席
共牢禘亂大典宜以
為禘之是光武禘元
始故事亦一時未及釐
正耳宜莽果立法乎

經聖中議者遂謂陛下
初郊大臣以宜仁同政及
用王莽私忘合而配
之此亦有意刻深之於
觀子瞻之意亦不主
阿事宜仁借此迎合
直因軍賞不可復加
故不以更舊制耳

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
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
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
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
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
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園丘東大魏郊天
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
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
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饗郊之
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
羣望皆合於園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
故事祭於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
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會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

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
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園
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
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
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為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
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
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
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備饗
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
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
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
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

禮考以古制定是非
豈可謂時王自有制
度

非神者當一裁之以神
豈以因失神處太多
遂謂無一事者古
禮

六月出師與郊祀大
典本不相謀此議者
稱引之失

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
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
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
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
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
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
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
如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
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
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
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
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

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
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
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
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
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
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
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
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
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
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
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
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
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

繁文何不可省

胡漢臣張居正進郊神
圖冊仍以孟春合祭為說
其子曰冬孟極寒而裸形
於星露之下夏孟感暑而
駭奪於炎歊之中時義
為度以此議相似

勞若體失人情而重
皆為庫末

且一歲兩郊之費改為
六年一郊之說益深
悠矣駭之是也

此又議者謂傳遷
郊之說本屬非是

望祭地示不道之至
一殿後倒

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
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
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
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
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
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
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
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
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
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
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
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
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
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
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
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
祭園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
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
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
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
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
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
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
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
損益非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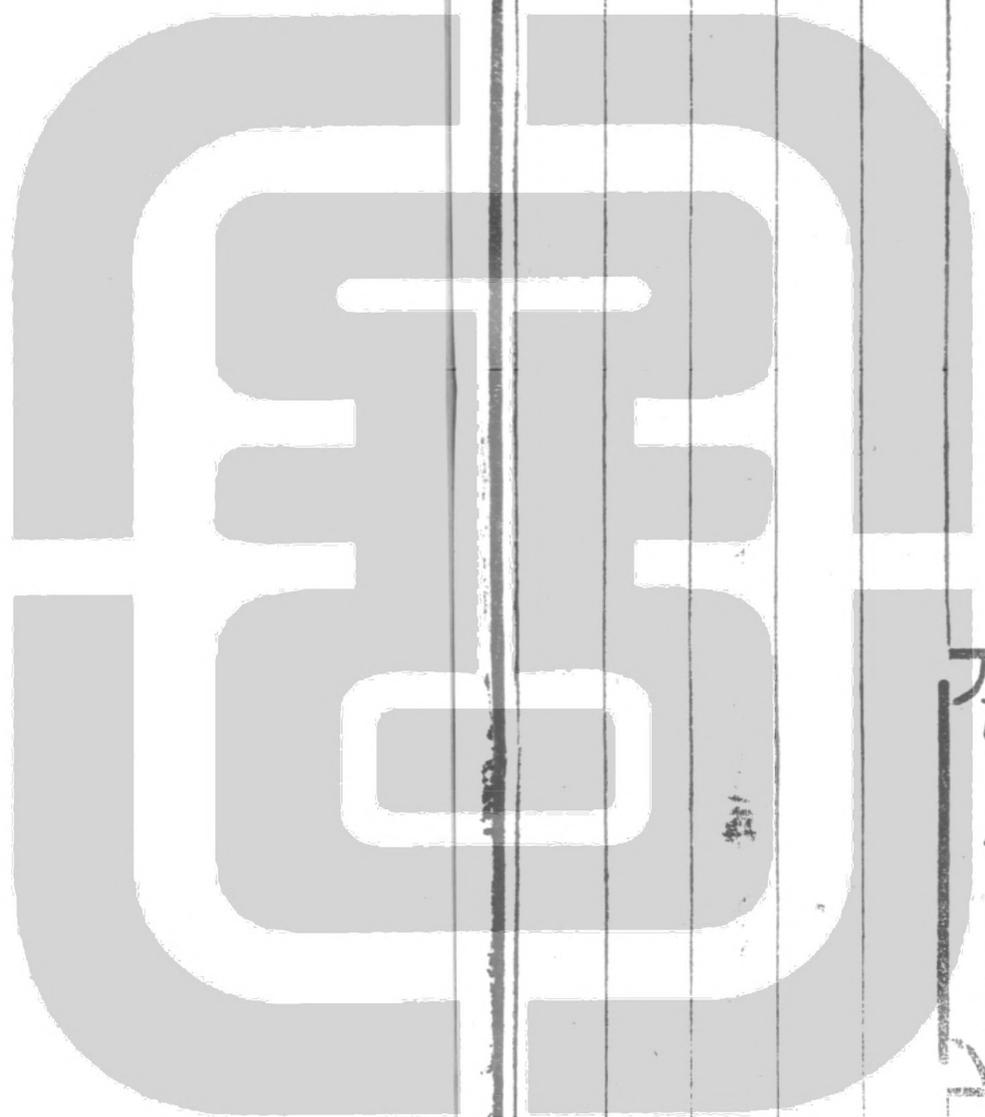
議能謬而怪特劫援
祖制以為詞且以吉凶禍
福上動主聽下劫羣議
文章不可謂不工

有為匡衡固不取獨
南北郊之議毀宗廟
之舉亦不可為失也於成
世災異哀帝寢疾何
與於南北郊及於初於
歸咎於此乃婦寺小人
識改之六年不蒙祐
長公君子也乃不據此
以得聽而謂于憲之
一失矣

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
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
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
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
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
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
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
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
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
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
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欲
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
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

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
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
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
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神宗熙甯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甯上
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
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
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
典以時定取進止

合河蕭氏
謝粹家語



卷之三